

# 文化周刊



责任编辑:周倩  
新闻热线:(010)84151649  
E-mail:grrbwhwx@sina.com

## “磨”出光彩人生



何真宗

又是一年教师节,突然心中感慨万千。古之学者,必有师。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人这一生,会经历许多老师,有求学生涯中的老师;有步入社会传授技艺的师傅。不管是教育育人的老师,还是教我生存本领的师傅,在我心里,都是老师,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

水磨师傅谭华栋是我初到广东打工时遇到的第一个师傅,瘦削的身材,平常的衣着打扮,却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独有的严谨气质,让人过目不忘。我是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流浪生活后应聘进那家工艺制品厂的,被主管安排到师傅谭华栋那条线做水磨工,就是把切割下来的工艺品原材料渗水磨成型。“当水磨工,又苦又脏又累,你吃得消不?”在主管离开后,师傅谭华栋问我。我说我是农村苦水中泡大的孩子,早已淬炼成钢了!师傅淡淡一笑,让我好好跟他学,说水磨工是个细致活,切不可操之过急,除了掌握工作技能,符合操作要求,还需对每道工序工作足够细心,确保产品质量。后来,听说水

他们背起行囊、告别故乡,只身来到陌生的城市。师傅,是他们谋生路上的第一盏明灯。“我思念张师傅,……那是我在杭州的起跑线,是一道闪光、靓丽的彩虹。”他们来自工厂车间、养殖农场、矿区井下。师傅,教会他们技能,也用言行影响他们做人。“师傅开口了!傻小子,生活永远不只是诗歌/研石随时都可以咬人。”他们除了工人的身份,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——写作。他们的文字里饱含了人生的苦辣酸甜。“师傅说我写出了打工人的心声,写出了打工人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话。”“弟子事师,敬同于父,习其道也,学其言语。……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”恰逢教师节,甄选一组打工文学作品,讲述他们与师傅之间的故事……

——编者按

### 打工文学作品荟萃:

# 讲述我和师傅的故事

磨工工资比其他流水线的高,我就更加卖力地干活。衣服被污水弄脏了,我勤洗勤换;加班点累了,我就喝白开水充饥;手指头磨破了,我咬牙忍痛坚持……几个月下来,我学会了所有的工序,并可独立操作了,还被荣升为水磨组组长,工资比一些熟手还高了许多。师傅谭华栋看在眼里,喜在眉梢,他说我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徒弟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,不加班,我约师傅谭华栋吃饭喝酒,聊表谢意。师傅说,这顿饭,他请了,还感谢我给他争了一口气。我说,明师之恩,过于天地,重于父母啊!师傅一脸严肃,说我的志向不应在工厂,应有比工厂更广阔的天地。原来,下班后我匍匐在铁架床上写诗的事被他晓得了,还经常在《外来工》《佛山文艺》《广东劳动报》《南方日报》等报刊读到我的诗歌,说我写出了打工人的心声,写了打工人事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,每次他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劝我自学拿个大专文凭,劝我专注于文学创作,彻底改变命运。那晚,我被师傅谭华栋的一席话感动不已,辗转反侧,彻夜不眠,决定听他的话,努力去圆中学时代种下的作家梦。

一年后,我因经常在报刊发表作品而在当地小有名气,被交警部门招聘为文书。临行前,我与师傅谭华栋依依不舍。他说:“无论在任何岗位上,要敢于‘磨’,磨是一种态度,磨是一种境界,精心打磨,磨杵成针!”离开工厂后,我在交警部门一干就是九年,年年被评为优秀信息员,后又被当地政府部门评为全市优秀青年,出版了数部著作,加入了省作家协会,拿到了大专文凭。这时,我收到师傅谭华栋寄来的一封信,信中他除了对我努力拼搏的肯定,也让我分享了他奋斗中的收获。

他说,在我离开工厂的这些年,通过他带出来的徒弟已超过30多名,形成一支非常有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,让工厂效益倍增,工人们加班少了,工资却拿高了。因此,他也在业余时间通过自学拿到了大学文凭,当上了总经理,被当地政府部门授予“工匠”荣誉。信末,师傅谭华栋还告诫我:“要对你做的东西心存敬畏,‘磨’出光彩!”

是的,师傅谭华栋的华丽转身,就是磨炼出来的光芒。他于我,既是技艺、学识的传输,也是为人、品德的授受。他不懈坚守,精益求精的精神,一直感染,鼓励着我。他那种对职业或产品的敬畏之心,让我懂得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,都要像水磨的工序一样,规矩严格,功夫到家。

疾学在于尊师。又是一年教师节,回到故乡多年的我,遥想师傅谭华栋,衷心祈愿师者如灯,照亮前程,披风沐雨,坚守始终,大爱无疆。也期盼师傅谭华栋,有空,来重庆喝酒,喝我家乡的特产诗仙太白酒,亦如诗人李白一样,大醉西岩一局棋,安逸!

一旁鼓励着:“别紧张!就像你平时开车一样,又不是驾校刚毕业的,公交车不追求速度,主要是平稳、细心、谨慎!不碰挂车外,不摔倒车内!”在张师傅的提示和引导下,我小心翼翼地跑了一圈,慌乱的我只顾车前左右的扫描搜索,根本没心思去记路口转弯,全靠张师傅打手势指挥。到了终点,才对我的不足一一指点出来,使我恍然大悟,是自己过于急躁,不够细心……

中午,我们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,回到起点站,我就跑到食堂买了两份盒饭,表表我这徒弟的心意。可张师傅却如数把钱退还给我,并说,你在实习期间没工资,脚踏实地,生活不易……无论我怎么推让,他都不接,站房内别的师傅对我说,张师傅带徒弟都管饭,从不让徒弟买饭。我很过意不去,师傅不吸烟、不喝酒,也没其他嗜好,唯有勤勤恳恳地工作。那时车队的车辆十分破旧,有六七种型号,大部分都是改装车,技术性能差,不好操控。在站头站尾的空闲里,张师傅对每台车的技术状况都给我详细介绍,哪辆车常抛锚……他都了如指掌。我还听同事说,张师傅修车也很在行,特别是在上班高峰时,一旦车辆抛锚,车流、人流堵得一塌糊涂,就是路救车也赶不过来,只要张师傅路过,不管车上路面脏不脏,他都会钻上爬下地去抢修。几乎每位同事的车,他都修过,大家既感动又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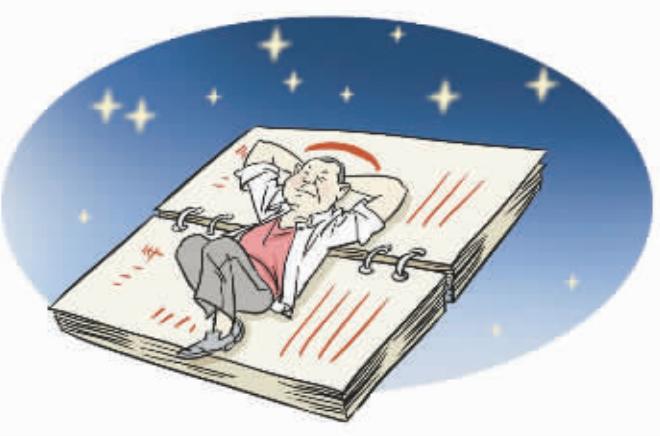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我的实习仅十来天,但张师傅的言行和品质,对我影响很大。我们每天都在这条线上,凡遇到车辆问题,我都会向他请教。他还牵挂我的衣食住行,给我联系租房,车场公寓噪声大,休息不好。他说我初来乍到,听不懂杭州话,担心房东欺生。

2006年下半年,由于城市发展需要,公交线路进行营运调整,我和张师傅被分开了……新线路在城北,上班期间我们也没有碰面的机会,我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和他通个电话,他总是问车况、路况如何,一定要把往行车安全关,管好自己的身体。放下电话,让我倍感温暖、欣慰。

随着地铁不断的开通,公交线路也逐步取消,我又被合编到钱江南岸的另一家公司,来往市区就不便了。一次公司开会,见到老线路上的熟人,得知张师傅退休了,和夫人一道去女儿家带外孙,手机也换了号,我们失去了联系。可我总是记着我,想到我踏上杭州之后,是张师傅的诚挚和热心,关怀和帮助,让我感受到杭州的温馨。我曾暗下决心,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,不然怎能对得住张师傅。

不知不觉间,在杭州10多年了,工作的忙碌,每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,风来雨去,酷夏寒冬,其中的苦和累,只有自己知道。我思念张师傅,我们曾经一道跑过的线路还在,那条线上曾留下我们的车轮痕迹,飘荡着我们的对话;那是我在杭州的起跑线,是一道闪光、靓丽的彩虹。

## 向着故乡的方向(外一首)



梦野

城市横躺下来  
在南北方向  
体胖得 挡住你和师傅的去路

一抬头  
村庄走过来 那头老黄牛  
老父赶着  
在田间地头  
将农历一页页翻遍

### 和师傅租房

像一只衔泥的燕子  
突入城市

一次交清  
相当于  
提前交出辛劳 汗水 困顿  
疾病 身心  
和全年的生活

一次交清  
相当予  
提前交出辛劳 汗水 困顿  
疾病 身心  
和全年的生活

## 生活与诗歌

我把师傅当成了一截挡在眼前的墙

### 师者

上学时老师说  
字典就是你的老师  
只要仔细翻阅你就可以从中  
找到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 
在建筑工地打工时  
师傅告诉我:线才是真正的老师  
可以保证你以及你所砌的墙  
都不走弯路



老井

下井后,我的师傅多了起来  
有瓦斯便携仪,有手镐  
有腰线,有电钻和凿岩机  
有煤矿井下各工种的操作规程  
和煤矿井下的各种安全规章制度

### 理想和现实

几十年前  
理想主义的青年,来到负八百米  
地平线以下劳作  
有时会对着井口大的天空  
抒发自己的满腔热情

我会把工作面上林立的支架  
当成热带丛林  
把巷道里哔哔开动的链盘运输机  
当成舞片翻滚的巨蝶  
把地心里潺潺流动的清泉  
当成歌唱的白衣少女

甚至连顶板上掉落的煤和碎矸子  
我也认为是凋零的乌云  
直至有一天,正地里走神  
头顶忽地一声巨响  
眼明手快的师傅,忙一把把我拽出  
掉落的区域。稍微慢了点  
胳膊上还是被尖利的  
矸石划了一道口子

没想到凋零的云片还能伤人  
一种生命的剧痛让我清醒许多  
我疼得正吸住凉气  
师傅开口了  
傻小子,生活永远不只是诗歌  
研石随时都可以咬人  
像一段会做梦的木头  
我惊半天才缓过神来,看来  
生活永远不只是诗和远方  
还有当下的风暴

### 处理掉道事故

前方是一截面条般弯曲、柔软的铁道  
三辆装满的矿车,像三个怠工的学徒工  
喊着统一的口号齐齐脱轨  
钢铁的身躯陷于大地胸腹深处  
最柔软的一块肌肉里  
师傅找来枕木、大木、铁管  
塞进掉道矿车的脚下  
开来电车头挂上销链一阵猛拉

交接班时间到了依然如故  
师傅一次次催我上井,我已经迈开脚步  
却发现他光裸的脊梁上,那些热气腾腾的  
汗珠都在张大口央求我留下  
没完成当班任务还耽误了  
下一班的生产。师傅俩斜靠在巷道表面  
那层由凝水泥打造的人间炎黄  
此时无边的地心黑暗已经开了  
一张大额的工资罚单在我们眼前  
一点点地展开

## 老陈师



吴庆钧

突然想起老陈师,想起那段打工经历。  
云南人在称呼上,常加上一个“师”字,以示尊重。

大家都叫他老陈师,老,一指年龄,一指资历。  
10多年前,我初出门打工,在昆明辗转数月,

到处碰壁,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,正不知何去何从  
之时,我遇到了老陈师。

老陈师当时在一家养殖场做工,这家养殖场有  
个不成文的规矩,招工不要巧家人。当我和同伴去  
这家养殖场应聘的时候,被拒之门外,我们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懑不已,却也无奈,就在这种情况下,  
老陈师出现了。他50多岁的模样,穿着一身破旧的  
迷彩服,端着碗正准备去打饭。他见到我,停下来,

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
“你是哪里的?”老陈师问。

我老老实实地回答:“我是昭通巧家的。”

老陈师听了我的遭遇后,一拍胸脯说:“如果你

不怕脏不怕累,就留在这里干吧。领导那里,我跟去

本版插图 赵春青